春暉寸草

費　枝

春暉寸草

■ ■

春暉寸草

费　枝

北京出版社

插图：关景宇
赵宝林

封面：虞婉华

赛曙寸草　　费枝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开本：850×1168 1/32·印张：5 1/16·插页：2·插图：5·字数108,000
1963年2月第1版　1963年2月第1次印刷　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1·624　　定价：（6）0.59元

目　录

春晖寸草……1
灵山神秀……28
似锦年华……41
骨肉至亲……52
田家乐……60
仲夏之夜……70
中秋佳节……81
白貂記……93
喜事盈門……107
老楊大爷……119
理发員……128
在原始森林里……138

后記……160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春暉寸草

一

六年前冬末春初的一天，在編輯部我第一次正式接受采訪任务，訪問南方一个水乡。

傍晚登車。火車飞馳前进，窗外暮色蒼茫，頃刻間，天空落下黑絨大幕，遮盖了广闊的原野。車厢里，旅客們已經准备上床睡觉。这时候，我才走进灯光亮如白昼的餐車。吃完晚餐，抬头望去，斜对面一張桌上，还有一位年老的旅客。他滿面紅光，头頂光禿，只后脑勺上有一层薄似白霜的細发，年紀少說也有六十开外。这位老先生大概也缺少点时間观念吧，服务員开始撤去其它餐桌的台布了，他还悠閑自得地一小口一小口地飲着白酒。我正待出去，餐車門开了，跟着車輪隆隆响声进来了一个小姑娘。

这小姑娘把明媚的春天带了进来。她个儿不高，年齡大約十二三岁，白白淨淨的小圓臉，两个短短的小辮，扎着綠色的玻璃絲綫；烏黑漆亮的眼睛和那纖巧的嘴角，含着天眞的微笑，透着願意同每个人交朋友的神情；身着白綠相間的碎花格子的短外套，一条剛好过膝的淡綠色褶裙；在这早春季节，单看她的这身装束，就給人新鮮、健康的美感！

她張望一下，像回到家里似地問道："有飯吃嗎？我还沒吃飯吶！"一位服务員抱歉地說："小朋友，你来得太晚了。""我看书忘記了开飯时間。"听說餐車已經停止营业，小姑娘轉身就走，好像不吃飯也无所謂。这时候，从厨房出来一位炊事員，他一边用毛巾拭着滿头大汗，一边赶上来喊住小姑娘，端詳一下，問道："小朋友，你是曹銀娥吧？"

"您认識我？"

炊事員证实自己的眼力不差，开心地笑道："昨天，我还不认識你；今天早晨，我在报上看見你的照片，又听說你們乘这趟車。坐下坐下，請坐下。"

小姑娘大模大样地坐下。

炊事員說："你稍等等，我馬上拿来。"說罢，他整整白帽子，鉆进了那热气騰騰的小厨房。一股油香，一陣鍋勺响亮过后，炊事員托着一个亮晶晶的鋁制大盘子出来了。当时，不仅我被这頓丰盛的晚餐惊呆了，連那位老先生也睜开了惺忪醉眼，注意观望。那大托盘里，摆着滿滿一小盆大米飯，两盘菜，一个湯，外带两个煎鸡蛋，几片面包，还有果醬和一杯牛奶。这是晚餐加早点的混合餐！慢說一个小姑娘，身强力壯的彪形大汉要吃这么多东西，也是不可想像的事。炊事員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，摆得那样整齐規矩，犹如接待什么貴宾一般。然后，他却又不讲究礼貌了，在小姑娘对面坐下，連劝带让："尝尝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多吃点。"

飯菜很合小姑娘口味，她吃得很香。

炊事員臉上神采異常，說道：

"报上說你是咱們全国最年輕的运动健将，不簡单，眞不簡

单！我們在火車上工作就是有这个方便。你們到处去比賽，不能步行，总要坐火車，我就想准能見着你这員小将，果然，瞧……你吃呀，喜欢甜的？我再拿点糖来。”

他說着就站起来了。

小姑娘現在才为难地說：“太多了，我吃不光！”

炊事員又坐下了，手支着下頦，像艺术家欣賞一幅名画一般瞧着小姑娘，說道：“你还这么小！好好练，练得棒棒的，你們的成績都是国家的光彩。”

“我們教练也这么說。”小姑娘十分同意地点着头。

炊事員似乎再也找不出适当的語言来表达他此刻的感情了，只連連贊道：“好好好。”

小姑娘吃飽喝足，很懂事的，从口袋里掏出小錢包，要付錢。炊事員拦住她，說道：“这頓飯，算我招待的，不收錢。”小姑娘大概从来沒有遇到这种情况，不知道应該怎么办，她着急地說：“您不收，我告訴教练去！”炊事員可不駭怕她的教练，一直把她送到門口。

我回到車廂，俯在臥鋪上，打开了嶄新的采訪紀录本，記下了餐車見聞。这是我开始記者生活写下的第一頁。

我在水乡采訪两周，回来写出了长达万字的一篇通訊。文章发表出来时，只有两千字了。对比一讀，我臉全紅了。我懂得，文章所以尚能发表，这是編輯部对一个初参加工作的年輕同志的鼓励。几天后，領导同志叫我二次外出采訪。他說我应該馬不停蹄地加紧鍛炼，并且让我自己选擇一个采訪对象，写一篇特写。于是，我連一分钟也沒犹豫，决定到江南訪問全国最年輕的运动健将曹銀娥。

出发之前，我向体育記者請教了体操运动的規則，翻閱了有关曹銀娥的剪报，記下了她在比賽中各項的得分，就带着这样的基本資料和火車上的生动印象出发了。

二

我来的时机湊巧，正是春假期間，省女子体操队的运动員們集中訓练。

教练柳春信同志看了介紹信，意味深长地笑着說，他們的成績微不足道，然后感謝我不远千里到此采訪。他随手拿出来《訓练总結》《比賽总結》等等文件，請我閱讀。一个上午，我埋在这堆材料里。

下午，柳教练陪我到体操房去。穿过一条长长的钻天白楊树的甬道，对面是青翠如玉的白云山，有如画屏。一条小溪，从那柳树丛中，傳出款款清歌。眼前是一片碧綠草坪，足球場，籃球場，跑道，沙坑，几栋紅色楼房，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，組成了一幅色彩絢丽的图景。

柳教练指給我看那座鑲着特号玻璃窗的大厅，那便是体操房。他問我看了材料还有哪些地方不清楚，还有哪些問題，他准备补充、解答。我听了，眞不知从哪里問起，便实話实說，看了那么多材料，还沒有摸到边儿。这时候，他才說我来迟了。不久以前，許多人来訪曹銀娥，使他們接应不暇，終日談話，陪伴照相，甚至还作了一次"演員"，拍了电影。后来，他們为了节約时間，凡是有人来訪，就給一份总結报告，免去每次都要从头重复一遍同样的談話。我告訴他，我是个新手，还沒有练就看了材料便可以完成任务的本事。大概我的坦率和幼稚贏得了他的同情。他

說："我同你一样，是新手；做教练才一年多工夫，不客气說，这一向，我眞怕見你們記者同志。曹銀娥得到运动健将称号，来訪問的人那么多，称贊她的話說得那么多，当然这都是从爱护出发的，可是小曹毕竟年岁还小，見許多人这样爱她，夸奖她，她有点飄飄然了。你看，队里的姑娘們給她起了个外号，叫'驕傲的小公主'！"

听了他这片話，看他皺着眉头的神情，显然，过多的訪問已經給他的訓练工作带来了困难。我十分不安。他安慰我說，不必过虑，事情已經过去了。

一进体操房，柳教练指着平衡木、高低杠、大地毯上的姑娘們，一一介紹她們的名字。大約有二十多人，我哪里一下子全記住，只記下队长叫胡玉珍，另一个当然是曹銀娥了。

柳教练脫下外衣，进場前，对我說："她們的性格都很开朗活潑，也都有同記者同志談話的經驗。她們休息的时候，你可以随便找她們任何一个談話。"

他"指导"完毕，掉头走到那块綠色的大地毯中央。运动員們已站齐队伍，队长胡玉珍立正向他报告。我坐在吊环下边的一叠高高的軟垫子上，瞧着她們练习。当然，最注意的，是我的采訪对象曹銀娥的一举一动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体操运动。我覚得体操运动比我看到过的任何一項体育运动都好看。运动員体形美丽，灵活而富有彈性的动作，把高度的技巧、柔美的节奏結合得那么好，簡直似一曲优美的音乐。它比舞蹈矯健有力，比武术柔和自然。体操运动員也是艺术家，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。

曹銀娥上了高低杠。她的身体迅疾地忽上忽下地翻跃着，

眞是又勇猛又輕盈。看着她那熟练的奇妙的动作，那带有惊險性的动作，我的心也跟着她上下騰跳。她做完这套动作，臉上全出汗了，只見柳教练比比划划讲了几句話，一揮手，曹銀娥又攀上了高低杠。这一套动作她一連做了几次。这时候，曹銀娥已像个游泳运动員，运动衣全被汗水湿透，看得我心也軟了，暗道："让她休息吧。瞧她那模样，疲乏了。"可是柳教练好像沒有看出这点，他眼睛里含着认眞的期待神色，面容严肃，說道："再做一次。"曹銀娥望了他一眼，揉搓揉搓手掌，精神抖擻地又一跃而上。

"好，对，用力。"

曹銀娥的身体倒竪在高高的杠子上面，突然向后一仰，輕飄飄地落了下来，稳稳站定。

"我知道你会做得更好。"

这可能是教练員对运动員最好的贊語，曹銀娥高兴而頑皮地眨一眨亮亮的眼睛，跑开了。

我完全看呆了。簡直找不到机会上前同运动員交談。最根本的原因，恐怕是不知道应該同她們談什么。我一直坐在一旁看到她們练习結束，还不曾同任何一个人說一句話。这是一次奇異而可笑的无声采訪。

天黑了。我要赶回城里的住处。柳春信伴送我到汽車站。

四月的江南夜晚，晚風柔和温暖，路边田野散发着水稻、菜花的清香。小溪、池塘，落滿星星，平日噪耳的蛙鳴，听着也十分悅耳。我回味着这一天的印象，无言地緩緩地走着。这时候，柳教练却讲起話来：

"誰看見她的动作，也不会相信她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，今天，你看到她在高低杠上的练习，都是难度很高的动作，可是她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做得多頑强，多准确，多么好！”

夜色里，看不見他的表情，但是从声調里可以听出来，他遏制不住欢悅的心情。白天，他在体操房里，給我的印象是个冷靜严謹的人，这可能是职业上的要求吧！但是，人的感情，总是很复杂的。現在，他的一切贊語，恰恰都說到我的心上，这些正是我极想表述的。我終于同他有了共同語言。我們的談話已經不像采訪式的一問一答，而是一种朋友之間的談天了。

去年四月里，从現在說起，正是一年以前。一天晚上，柳春信到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做輔导工作，看見小曹在平衡木上练习。他一眼看出来这小姑娘的体质很好，仿佛她的每条肌肉里都蘊藏着无穷潜力。只是这只小燕子的翅膀还太軟弱，还不能随心所欲地飞翔，距离做高級动作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。但是，沒有問題，她有才能，是块好材料。教练員发現一个有希望的运动員，正如导演发現一个天才的演員一样，絕不松手放过。柳春信怕失掉机会似的，立刻上前問道：

“小同学，我怎么不认識你？”

“我也不认識你呀！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运动健将曹銀娥，一中一年級三好学生。你吶？”

“健将同志，我叫柳春信，省女子体操队的教练。”

“眞的？”

“我是眞教练，你是将来的健将。”

小曹乐了。

“欢喜体操运动？”

“爱的要命呢！”

“常来练嗎？”

“媽媽答应了才能来。”

小曹噘着嘴說話，她不滿意媽媽的限制。

“願意参加省体操队鍛炼嗎？”

“我不是眞的运动健将呀！”

曹銀娥就这样在課余时間参加了省女子体操队练习。

她来到体操队那天，她好像懂得这是生活上新的一頁开始，她穿上最心爱的天藍色运动衣，把短短的小辮梢上扎了紫紅的綢带子，連走路姿态也仿傚着运动健将的沉稳大方的样子。但是，她一走进体操房，被这么多姑娘包圍住，她的心就不由自主地紧張起来了。

当她随着柳教练走到高低杠下边，立刻从人丛中挤出一个俊美姑娘，来代替柳教练給她做保护。小曹一瞧这个比自己高一头，身体比自己丰滿健壯得多的姑娘，她高兴极了，滿意极了。这是运动健将胡玉珍呀！自己最崇拜的人物。早先，自己只能在体育館座位上远远瞧着她表演，現在，却同她一起练习了，而且她还給自己做保护！这里的一切太好了，大厅敞亮，設备齐全，每个人的臉上都挂着亲切友爱的笑容，不能再好了。小曹一点也不觉着拘束了，她端正一下姿式，展开双臂，攀上高低杠，就在攀上这一剎那，她感到了胡玉珍助上的手勁用得多么舒适得力！

小曹和自己最敬爱的胡玉珍作了好朋友。胡玉珍一直带着她练习，对她的要求严格。胡玉珍的眼睛好像比柳教练还敏銳，小曹在练习的时候，稍稍有点厌煩、松懈，还沒显露出来，不知道

她从哪里就感觉到了，她就提醒："小曹，体操鍛炼，也是意志鍛炼。要达到你的理想，就看自己的意志、决心和劳动。"这些話，几乎是教练們的口头禪了，平常得很，但是每次都好像清晨的鬧钟似的，一下就唤醒了她；带着新的力量注入小曹心中。她听了，勁儿馬上来了，坚持练下去。

小曹练得勤，領会和接受能力很强。尽管有几天渾身酸痛，一碰都要掉眼泪，她都咬着牙闖过"关"去。八个月之后，小曹参加了全国女子体操比賽。

在小曹的記忆里，这八个月过得非常愉快有趣，过得非常快，仿佛只不过是几天的工夫。她像一支新出山的泉水，欢快地流在春天的大地上，阳光照撫她，春風吹拂她，花儿草儿向她微笑，連冥頑的石头子儿也任她冲洗，給她让路。幸福和欢乐常常让人沉醉，这时，时間和記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。何况她还是个不善于思索，用不着思索的孩子！生活对她开始得太美妙了，太圓滿了。

那天，宣布她的成績达到健将級标准。姑娘們蜂拥过来拥抱她。她記得，胡玉珍抱得最紧，还高兴得流了眼泪。在这次比賽中，胡玉珍連第六名都沒得到。可是柳教练却带着严肃而热烈的神情赶过去和胡玉珍握手，而且握了半天，最后才和她这个荣膺健将称号的人握手。这为什么呢？小曹不明白。

在小曹的小小的心灵中，认为取得运动健将称号实在沒有什么困难，只练了几个月就如願以偿了。另外，她明白了是荣誉給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，使更多的人更爱自己。过去，在家里只有爸爸、媽媽爱自己，体操队二十多个伙伴爱自己，現在，数都数不过来了。体育館里，有多少人向自己鼓掌致賀呵！她感到

仿佛自己走到哪里，都有喜爱和欽慕的眼光跟着自己，“多有意思，好玩极了。”好像世界上只有她最幸福了。

可是，太阳底下还有阴影儿，月亮滿盈了也要亏缺，世間的道儿哪里全是平坦笔直？有一天，柳教练发現了奇怪的現象。胡玉珍帮助小曹练习，两个人像演哑剧似的，面孔都綳得紧紧的，不言不語。这和往日那种亲密地說說笑笑，不住地讲解，一再作示范动作的情形，大不相同。练习一結束，胡玉珍撇下小曹，自己匆匆地走了；其他的姑娘也不同小曹打招呼，从小曹身边走过，也像沒有她这个人存在似的，看也不看一眼。

柳教练追上被人丢在后边的孤零零的小曹。

“你們吵架了？”

“沒。她們不理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她們背地里喊我‘驕傲的小公主’！”

小曹哭了，哭得伤心极了，好像她受了多少委屈。

参加全国比賽，获得健将称号回来后，老师、同学的祝賀，記者的訪問，来自各地的雪片似的祝賀信，都使小曹快活非凡。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走进体操房，练习还沒有开始，姑娘們正在作准备活动，她便站在别人跟前，揚起臉儿，将小鼻子尖也翹得高高的，指手划脚地說这不对，那不行，那副装模作样的神气眞好笑。等到她自己练习，却又随便极了，像給别人做示范动作，三下两下便算完了。胡玉珍严峻的目光，在她看来已經毫无鋒芒；至于激励的言語，自然也就毫无作用。回到休息室里，小曹由着性儿支使别人，命令一道接着一道：“你递給我那把刷子！”“你帮我洗洗这条手巾吧！”“哎呀，这鞋带儿解不开了，你們

还不快来看看呐！”

姑娘們都是灵敏的。她們很快发覚小曹变得很不可爱了。起初，她們还能平心靜气的，或者开玩笑似的，要求小曹尊重别人，后来就再也不能容忍了。姑娘們气极了，事先沒有开会，就不約而同地一致采用不理的办法，将小曹“扔出”她們的小小集体；她們不和小曹讲話，連吃飯也不和她在一張桌上。姑娘們最看不上一个驕傲的人。

柳春信过去的一些模糊的担心，竟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現了，正像一个园丁在亲手栽植的花木間发現了病虫害。他带着近似失职的沉重心情，責备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預防，提醒她？为什么沒有把思想鍛炼跟体操鍛炼同时兼顾？她究竟太小了，太年輕，还不会思索这一切，可是应該教她“思索”，让她认識一切爱护关心的基础和目的，认識她同集体的关系……柳春信望着小曹的眼泪，望着她那孩子气的懊丧的目光和全不理解的茫然神气。她委屈，她委屈在于全然不理解。

这时，柳春信心中回想起那些热情的姑娘們，几个月来怎样热情地对待小曹。多么高貴的心灵，可貴的友情！应該让小曹认識这一切。

姑娘們听到人們贊揚小曹技术进步了，那怕只是一句話，全暗暗欢喜；听到一句泄气的話，或者有人看見小曹的练习只摇摇头，她們又全暗暗焦急，議論着怎样才能练得好，怎样才能很快地改正不正确的动作，胡玉珍就来执行她們的意見。在小曹每增加一項新的练习，大家的心中便覚得十分的沉重，同时也增加了十倍的信心：“小曹一定能成。”集中訓练的时候，胡玉珍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几次，輕輕地走到小曹的床边，輕輕地摸摸她

的額头是不是发燒，怕她累坏了；有多少次把小曹踢开的被子給她盖在身上，怕她着凉。尽管柳教练一再提醒胡玉珍，帮助小曹，也要安排好自己的练习，但是胡玉珍还是把全副精力和全部时間給了小曹。胡玉珍的练习时間少了，技术受到了影响，比賽中失敗了，她也毫不懊悔，她为小曹的胜利而驕傲，为集体增加了一名有希望的运动員而兴奋！可是小曹还不认識这一切。

柳教练把想到的一切讲了出来，像在帮助小曹回顾一下这几个月的生活，使她知道許多她不知道的事，引导她思索很多个"为什么"。最后，他問道：

"小曹，在思想上作風上，不是也要作个健将么？"

小曹全不曉得姑娘們是在什么时候圍聚上来的，看見她們，她又哭了。这次她流的不再是委屈的眼泪，而是羞愧的眼泪。

柳教练說："一个同志，有那么一点点缺点，我們就不再睬她，請問，这是帮助同志的好方法嗎？"

姑娘們笑作一团。胡玉珍臉也紅了。她們也都是孩子！

曹銀娥还是她們的驕傲。"小公主"这个名儿，是大家封給她的，取消不了。

柳春信热切地讲着曹銀娥的故事。公共汽車来了几趟又开走了几趟，我們全不知道。最后，我决定不回去了。我們一同到了运动員的宿舍。

姑娘們正在洗手帕，洗运动衣，洗鞋子，同时嘰嘰喳喳說个不休。

"吵死人啦！"

曹銀娥背靠着被子枕头，腿架在床上，就着綠色的台灯看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